春秋傳

春秋傳卷二

滋陽牛運震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不書卽位繼弒不忍卽位也隱弒而桓書卽位者桓自正其卽位之禮如其實而書之也桓卽位所以飾其弒之不由已也書卽位所以著桓之忍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簒立懼討故結諸侯以固其位也會鄭以鄭之善隱

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許田近鄭鄭欲之久矣桓篡弑而求好於鄭鄭脅而取之以爲割地而賂鄭爾以璧假者鄭伯自文之辭非假曰假假不反矣不書以許田歸鄭者猶以失地爲内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欲結鄭以自安故及鄭伯盟以終許田之成也春秋繼假田而書之以爲賂之以田以求爲此盟爾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概一秋而言也不書地大水則魯地徧矣不可别其地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從名不氏未賜族也孔父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此弒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弒及之也所以重督之罪而著孔父之節也孔父先死曷爲以君及大夫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按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傳孔父嘉爲司馬亦以孔父字而嘉名未嘗以孔父爲名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亦猶華父督之稱華氏耳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此正孔父是字之證杜註以爲孔父稱名誤矣後儒趙匡劉敞程子胡氏皆重駁稱字之說以爲君前臣名名君不可字臣夫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也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雖君臣連書亦何嫌於各從其例乎啖氏助以爲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弗父何亦以弗父爲字若孔爲氏豈世

世改者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春秋固不拘拘以名字爲襃貶而孔父之爲字則有確然者此不可以不辨

滕子來朝

滕侯而書子時王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指事而書孔子之特筆也宋督弒君亂莫大焉四國會稷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則是四國信有力於宋亂矣以者爲志乎成是亂也

惡莫大于獎逆自是而弒君之賊接迹於天下四國爲之也

按四國會稷直是獎成宋亂爾何休以爲欲共誅華氏受賂便還者非也以者深文之辭何休以爲辟直成亂者亦非也左傳以受賂立華氏解成亂之義甚明杜預以成亂爲平亂殊失經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于宋罪我也納者以力强致之辭成人之亂受賂而還以汙其先祖之廟以是謂周公

爲所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書來朝以見九月入杞之非義也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劉氏敞曰杞來朝曾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以是知爲紀侯也夫杞之書侯始此何所據而知其爵之非侯也杞來朝自不宜入其國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則魯之背義陵小亦不可以常事拘矣凡此皆以依經本文爲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盡鄧與會爾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比事以觀貶自見矣不言我不書公沒之以甚其貶也

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非也或別有故而以討不敬爲辭爾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結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書至爲盟戎危之也凡君出反行告廟則書至其有告而不備書者書之必有所爲志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以見桓之無王也元年何以有王元年者桓之始也二年何以有王未畢喪桓未成爲君也十年有王十年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十八年者桓之終也此

四年有王正以著餘年無王之爲貶也

按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說者或以爲闕文無關義

例夫春秋或日或不日或不書秋冬以及隱之十年無正以爲史文有詳略是矣獨至桓公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則不得以爲闕文也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其不書正月者不書王無足疑者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解經者或以爲正宋督之罪或以爲正與夷之卒或以爲正終生之卒其說甚鑿故折衷解之而著其無王之義如此

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不媒而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之爲言猶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敢或先也善胥命以是爲近正也此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古者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卿公子翬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此常事何以書文姜亂魯故於出處本末之迹詳而錄之也在齊故稱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踰竟送女非禮也何以不稱夫人未成禮也以齊侯爲之辭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曷爲不書逆女公不爲親迎出爲志乎會齊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不書翬以者非翬所當以也春秋惡文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五穀皆熟也總一年之收而書之故繫之冬春秋重民命故凶豐必書

胡賈逵曰桓惡而有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程子胡

氏皆從其說夫有年為異則將以無年大饑為祥君則無道民亦何辜而必欲其凶饑相仍而以爲安邪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時也于郎非常所也蒐狩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何以書譏弒逆之人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糾者何名也名宰貶之也

按是年及七年無秋冬史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云桓無王天王失刑及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胡氏頗取其

說夫魯桓弑君天子下聘其非自著何待去秋冬以示貶乎若以惡桓不書秋冬則十三年秋冬皆無事何以皆秋冬也若以天王下聘而闕秋冬則七年並無下聘之事何以闕秋冬也況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時又豈有失刑聘逆之事邪進退考之並無一據固知其為說經者之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甲戌之下有脫事焉或曰陳佗殺其世子免云爾

然不可考矣

左傳再赴也公疾而難作夫國亂豈暇再赴即再赴孔子亦不當以二日並存而書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出亦寧無臣子從之何至死不知日邪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譏也何譏爾齊鄭窺紀而欲襲之也書此以見紀之卒滅于齊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仍叔之子者何父在子從政也寀糾名貶也仍叔之子

不名亦貶也

按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爾何以稱天王使邪如此則顯與經文悖矣

葬陳桓公

不月史失之也

城祝邱

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王不書天者王不在首則不稱天非貶也三國稱人微者也王自將而以微者從亦罪之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爲重也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不言敗績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書王不可言敗王師猶可言敗焉爾

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矣及王有鄭伯之惡不可貰矣胡傳以王不討宋督憤怒興師並爲王罪故以例去天字爲貶夫舍其臣而責其君大

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

大雩

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書旱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其稱大者重其祭也何以書重民事也

按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愛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非也

螽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以失國書也不書奔以朝出也

州公者何寰內諸侯嘗爲天子三公者也胡氏曰將有

其末先錄其本爾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是來也謂州公也州公來而曰寔來以其不復

國略之也

此變文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間無他事其

爲州公可知也李光地曰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徒也書八月不時也周禮中冬教大閱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矣曷爲稱陳佗不成其爲君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予鄰國以討賊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别嫌也夫人姜氏淫於齊侯春秋於此特書子

同生其別嫌之旨明矣

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修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爲喜有正啖趙以爲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譏淫獵而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兩書之非同時朝也書名者穀鄧皆南方小國遠絕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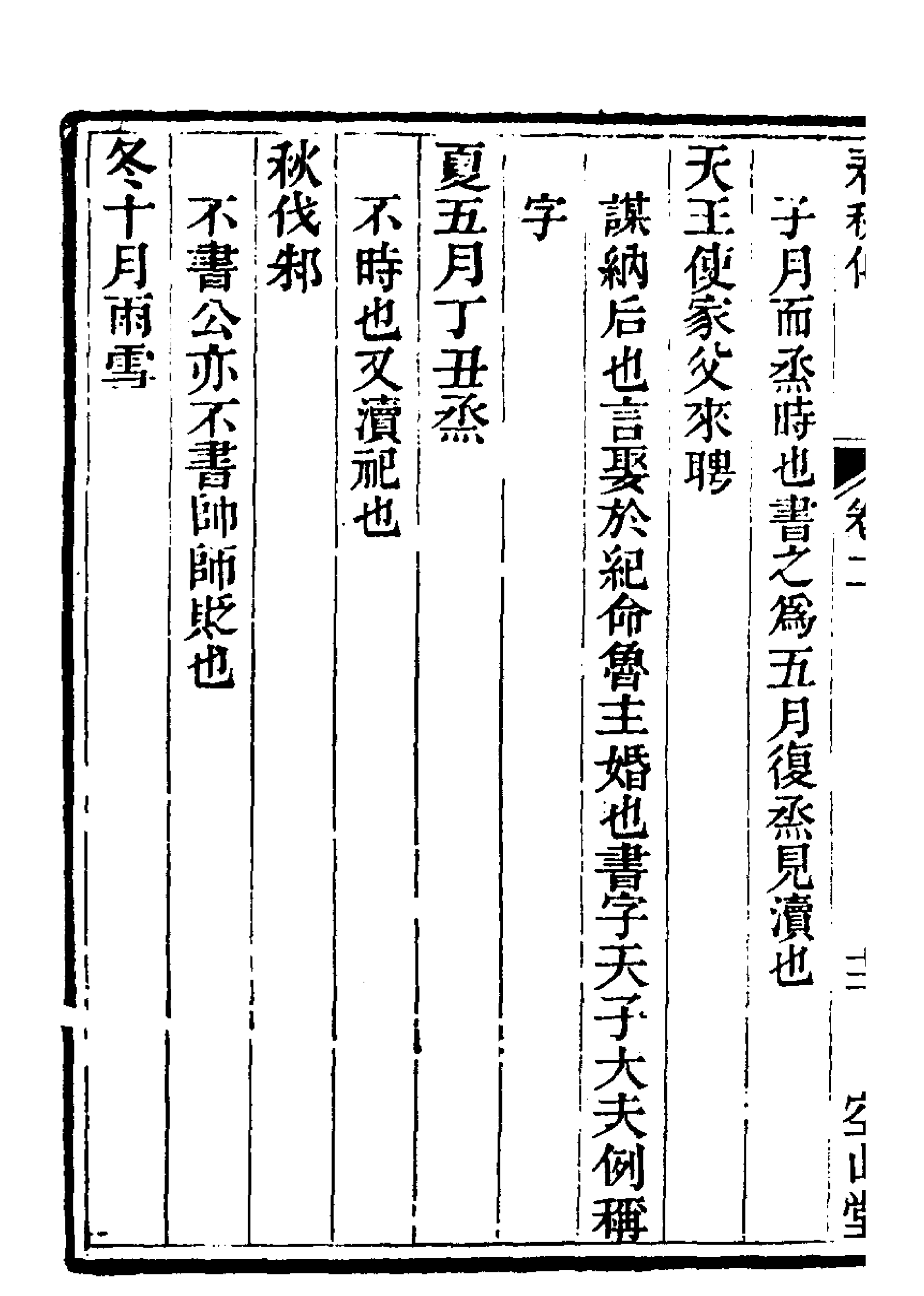
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故名以詳之也

按穀鄧二國書名公穀以爲失地之君夫州公失地不

書來朝已有明例矣此何以書來朝邪胡氏以爲貶其

朝桓故名之則諸侯之朝桓者多矣他何以不名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子月而烝時也書之爲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謀納后也言娶於紀命魯主婚也書字天子大夫例稱字

夏五月丁丑烝

不時也又瀆祀也

秋伐邾

不書公亦不書師師貶也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雨雪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我爲主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爲婚主也不反命而逆王后于紀明魯之主婚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也其不稱逆女者辭成爲后矣此受魯命以往不敢斥后爲女也凡逆后一公一卿不書卿略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紀季姜以著王后之字與氏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

后自紀而往則曰紀季姜尊王也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爲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攝朝禮也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朝於諸侯非禮也蓋有所畏而不得已爾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天道一周而不書王則嫌於不書

王之爲常事也十年書王正以著他不書王之爲貶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衞侯何以弗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變文也譏不在內以外爲志乎此戰也不言師敗

績爲內諱也

家氏以三國爲討亂之師夫桓之弑隱十年矣烏有至

是而始討亂者乎況齊鄭之與魯也久一旦搆釁而來

戰乃以討亂爲名其爲辭也不亦難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同絕魯也此鄭之諸侯也曷爲戰稱爵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略之也著其爵而後人之其爲貶也可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鄭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祭仲稱字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大夫亦貶之也

按公羊以祭仲爲知權非也仲以出君易死其罪大矣而謂之知權可乎

突歸于鄭

仲執而突歸突由仲入也突不稱公子不繫之鄭絶之也

鄭忽出奔衛

何以不書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未成君

也何以名別二君也以國氏正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結三國以圖鄭鄭背宋也柔不氏未賜氏蔡叔蔡侯之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宋結魯以讎鄭也二年之閒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惡屢盟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㷌池㷌池公作毆蛇曲池

平杞莒也

按杞侯公穀皆作紀侯以爲盟紀莒謀齊難也夫爲紀

求援而僅僅偕小弱者與之盟何也且以紀訛杞亦烏

有一再訛者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此燕人南燕也是時北燕隔于山戎故知是南燕也公

盟燕以斷齊道而陰援紀也十三年二月齊及魯戰而

燕與焉則燕背盟而合齊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

黃氏曰折闗夫鍾之會宋爲主也會於魯地是宋欲親魯伐鄭也虛龜之會魯爲主也會於宋地是魯欲平宋鄭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也始背宋而合鄭

家鉉翁曰來戰于郎者忽也突與忽而善魯自是魯鄭遂合

程端學曰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決旬而背之盟鄭反覆甚矣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丙戌衞侯晉卒

再書日決諸侯之卒例稱日也

李光地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衞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別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沒公諱敗也鄭曷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也曷爲不言及宋師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按下文會鄭合戰四國則以爲不和者誤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紀與齊戰也內兵先紀外兵先齊爲主乎是戰者也

先書會而後言曰會戰異曰會不舉日戰例日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穀梁曰於紀也戰稱爵稱人敗稱師重衆也衛侯在喪何以稱爵踰年也踰年未葬而以吉行於是乎稱爵蓋不能無譏焉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懼齊衛之報也以曹地曹與會也

無冰

建子之月而無冰也異也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

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闕而不益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脩曹之會也諸侯之母弟稱弟

按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盟不書日者多矣

豈其皆前定邪趙汸謂來盟不月雖內蒞盟亦不月亦非也夫上有夏五脫文安知其不月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天火曰災何以書譏不謹也

左傳以爲不害非也夫不害何以書災邪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嘗禘而嘗爲非時災後不改卜而嘗亦不敬也

按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粢

盛也按周禮祭祀先十日戒事是時廩人已扱以授舂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舂之粟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報宋之戰也宋公稱人貶也能左右之曰以宋人不當用四國之師四國不當從宋爲不道交責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言求者傷王室之卑責諸侯之無王也然非所求而求王室亦有譏焉爾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室不告故也於以者譏之不赴諸侯之無王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出逐也孰逐之祭仲也何以不書祭仲逐君國

君無自出之理言出奔則見逐可知也突何以稱鄭伯突立四年矣例得成之爲君也然則何以名著突之爲簒而絕之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凡諸侯之奔皆不書逐之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此說本於杜預而胡氏上之夫春秋之義所以治臣子未聞專責君父也如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則弒君之臣其罪更易知見弒之君亦多有惡胡不沒其弒之之罪而以自斃爲文乎胡傳於君臣之際往往舍臣下而責君上此

天下之將害亂階也先儒又謂春秋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爲文其說似也然大夫之出皆以自奔爲文豈亦嚴君臣之分顧使君不得逞志於臣邪

劉紹攽曰國亂無政強弱相陵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者而後有奔之者書奔而逐自見也其說良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入稱世子著其世嫡當嗣也著其世嫡當嗣則當於入焉著之也書復歸言忽之宜有鄭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何以書字賢其能存許也其曰入者何叔居許東偏久矣至是而入于許國爾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曰復歸而曰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

復通齊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諸侯旅朝非禮也三國稱人貶重于滕薛者爲天王崩而相朝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大都耦國突入於此鄭之命已制于突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

此突據櫟以求復國也公羊以爲遂入于鄭非也又云祭仲亡忽出奔按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弒忽莊十四年祭仲如死則此時祭仲未亡忽亦未嘗出奔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將納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鄭誅宋督之輔翼而干正也蔡序衛下者蓋以至之先後兵之强弱爲序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書至以見公之勤於鄭突也

冬城向

夏正八月而興役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得罪於天子衛人立公子黔牟而朔出奔也朔何以名衛有君也或曰名而奔者絕之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且謀衛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穀奚作郎

齊背盟也書及不書公爲公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

按蔡侯無子季次當立蔡侯欲立獻舞季辟之陳蔡侯卒季反奔喪故春秋以爲合於義杜預以爲季即獻舞蔡人召於陳而立之則書名而繫之蔡可矣何爲賢而字之邪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侯何稱侯本爵也稱公臣子之辭也

或侯或公義皆可通不足爲襃貶所係也或以爲請謚稱侯者固也

及宋人衞人伐邾

從宋志也公於是棄趡之盟爲已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書朔不書日闕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是月二日食也夫既朔何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

占則當書二日不當書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書王者桓之終也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

公會齊侯于濼

曷為不言公及夫人如齊夫人之志也會濼非夫人之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不書及而書與言公與夫人偕行也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遂者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

爲以繼事之辭言之公自會而與夫人如齊也如齊非公志也見公之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在外不可不言也薨于齊亦故也

毛氏曰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以地而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劉紹攽曰公穀皆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讎在外也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君子不責是復讎者伸於柔弱而屈於強禦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殺其禮而不成喪者魯之葬閔公晉人之葬厲公是也故均不書葬隱公之不書葬殆羽父貶而殺之不成禮以葬之耳桓公之書葬則魯之臣子成禮以葬之也如是則春秋全經之義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別鄰國之辭

也

春秋傳卷之二終

蘭陵門人龔嘗參校刊

春秋傳卷三

滋陽牛運震學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繼父弑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諱奔也言愻而避之爾不稱姜氏貶之也夫人歸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也天子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是以遣使逆之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且别於內女也

單姓伯字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此必周單子之族而仕於魯者猶鄭之有祭仲也左氏以爲周大夫觀經文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以書例考之則單伯之爲內臣明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居喪而爲讎主婚

非禮也有三年之喪天王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
讎莊公義不可爲之主雖築館于外不以是爲變之正
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死而賜之哀策也桓公簒弑之賊王
因命魯主婚而追錫其先君是無人紀也

按王不稱天先儒以爲貶其寵簒弑夫使宰渠伯糾來
聘使仍叔之子來聘王之寵桓於生前者屢矣春秋皆

稱天王何獨於其身後錫命而去天以示貶邪且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此與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何殊而一稱天一不稱天其義安在然則春秋或言天王或言王明非義所在史文有詳略爾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書歸于齊而後忘父親讎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盡紀自是遂亡矣

三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惡公子慶父之專兵故以伐國之辭言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何以書我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郜）

書淫也何以復書姜氏不書姜氏無以著其爲兄妹之淫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謀納朔也溺者未賜族也不曰帥師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葬緩也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紀之邑也以酅事齊降志以存先祀也書字書入閔之也蓋紀季受命於紀侯而爲是不得已焉爾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書大譏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兩君之禮爲鳥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殺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

鄭伯先儒俱以爲突獨蘇氏以爲子儀按左傳桓十五

年九月突入于櫟十八年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始殺子儀而入鄭然則莊四年突雖在櫟猶未入鄭是時據有鄭國者子儀也則遇于垂之鄭伯其爲子儀決矣鄭立子儀突殺子儀皆不書略之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言滅言去不與齊之滅紀也其曰大去者何去而不反曰大去猶歸而不復之爲大歸也然則何以不書奔爲紀侯諱奔也諸侯失國名紀侯書爵者閔之也閔紀蓋以惡齊爾終春秋未有書大去者此獨書大去其國

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齊侯者何不書齊侯則疑於齊之微者之葬之也

按此以齊侯葬紀侯之妻以是閔伯姬爾說者以為貶齊侯夫齊侯葬亡國之君之妻而貶之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公之與讎狩也然則何以知其爲齊侯曰遊田之事而君會之則非微者也不沒公隱公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歷時久也不言地者大止無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 黎左作犂

此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郳未成國也附庸之君例稱字此名者賤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四國稱人貶之也內何以言公不言公則無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蓋人諸侯而人公之義在焉爾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書王人貴之也子突書字予之也書救善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絕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入而不言復者不與朔之復衛也

書朔入衛則諸侯伐衛之爲納朔可知而子突之救衛無功亦不書而自見此春秋比事之法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此衛寶也言齊人歸之者齊首兵納朔朔以賂齊而齊以分四國也書之以見諸侯之黨簒逆者要厚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魯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賈

恒星者列星也星即恒星省文也恒星常見故以不見爲異恒星不見左氏以爲夜明者是也夜中星隕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如雨之下也穀梁以爲星隕而雨公羊以爲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非也

按啖助曰衆星奔流如雨之多夫奔流而謂之隕可乎何休曰周四月夏二月恒星參伐狼注之宿夫經星不見則皆不見矣而獨參伐狼注邪

李氏廉曰星隕先星後隕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隕也隕石隕霜先隕後霜石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屢書之以播其淫之已甚也

按夫人淫于齊侯不可書屢書夫人會齊侯則淫可知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于郎爲伐郕也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公之滅同姓爲已亟矣此魯欲伐郕出師以俟陳蔡二國不至乃連齊伐郕也若謂魯預合齊與陳蔡伐郕則齊魯并力已足制郕不應藉兵陳蔡且歷春徂夏亦不應淹師如是之久至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夫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緣伐魯若謂畏其來伐則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以此解經失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譏勞師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

此君將也何以言師不言公譏與讎人爲役也二國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也公黨仇讎而伐同姓已任其惡而人尸其功固不如其已也

秋師還

譏久役也公不致而書師還重衆也終春秋未有言師還者此言師還惡其勞師會讎也左氏以爲善之者非

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弒君者連稱管至父也何以專罪無知君弒而無知受之也無知何以不稱公孫無知之於諸兒其誼疏矣削公孫所以絕其屬籍也

按齊無知書法與衛州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稱人以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謀納糾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公不以復讎爲志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作納子糾

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爲齊之小白也

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爲糾宜爲君或以爲小白當有國者皆非也

子糾兄也小白弟也三傳皆無異詞考之管子荀子莊子史記越絕書其說皎然甚著獨漢薄昭貽淮南王書有曰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淮南王爲文帝之弟稱弟於事爲合或引據偶誤亦未可定後儒如程子胡氏遂爭以子糾爲弟夫捨春秋以來經傳子史可據之書而從薄昭一言之誤豈有當乎考其承誤之由徒謂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必不可死糾不知孔子予管仲者正以其功業之大非爲桓兄糾弟而管仲可以不死也況復誤耶或又謂子糾小白皆襄

公子此又不稽之甚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不書此書者爲其納讎喪師以重惡內此孔子之特筆也不書公者冢上公伐齊則其爲公可知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糾不稱子此復稱子者愍之也明其不當殺也此皆

人殺之也則其曰齊人殺之何甚齊侯也取易辭也齊

我使殺之以爲爲所取者之巳病矣

冬浚洙

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書齊伐我諱不在我也春秋凡戰而內勝者皆書曰

敗某師

左氏凡敵未陳曰敗某師杜氏因之以爲書敗齊師者

以未陳爲文夫長勺之戰齊人三鼓則齊之成列久矣

何所爲而以未陳爲文邪胡氏以爲責魯惡其詐謀取勝夫以魯之積弱苟非長勺乘邱二戰幾不能國雖用詐謀亦非兵家所廢况長勺之戰本非詐謀邪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凡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此脅而遷之而取其地也凡書其遷者其意也書遷某者非其意也不言滅者猶以爲附庸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祗齊師

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

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書荆外之也此戰也不言戰獲也不言獲春秋惡楚之

猾夏故變其恒辭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蔡侯失國

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罔無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報乘丘之役而我再克也其日穀梁以爲結日而戰也

秋宋大水

何以書志外災也外災不可悉書書其甚者爾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不書逆王姬略之也

元年王姬歸齊書之詳者以其忘襄公之讎居喪而爲

之主婚也此爲桓公主婚故略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何以書賢之也酅者紀邑紀之宗廟在焉紀侯去國而死猶祔于酅廟叔姬歸酅以待終義也杜氏以爲自𨜶歸酅者非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宋萬不書氏未賜氏也仇牧以捍衛其君而見殺書之予死節也大宰督亦死於此難不書者督嘗負弒君之

罪矣其死不足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之奔以爲宋猶有臣子也宋人殺萬不書略之也宋之殺萬比於衛之蒞殺州吁則有間矣書奔不書殺責侯賊而不予宋以討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平宋亂也齊侯書爵貴之也四國稱人衆與之也不稱人則無以知齊侯書爵之爲貴之也於是齊序宋上盡

自是而寖尋乎齊以伯者之事矣

四國稱人何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夫齊平宋亂而宋以大夫會邪邾國小而近齊益不敢以微者會齊侯矣胡氏謂爵齊侯爲予之人四國爲貶一事而褒貶異例說更難通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遂爲其不會於北杏也稱人貶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偕陳曹以伐之稱人貶之也

劉紹攽曰齊伐宋稱人先儒以爲將卑師少撰之經文亦不盡合按是時荆方暴蔡齊桓公不敢過問徒糾兵於中原故貶而人之至重耳初起即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胡氏曰四年翬帥師會伐鄭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單伯伐宋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凡再舉而列書者甚疾之之辭也翬之會伐鄭黨逆也故再舉以疾之單伯之會伐宋從伯也故其辭平

秋七月荆入蔡

劉絢曰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入之著荆之强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爲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朱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同會齊始定霸也陳序衛上始用周班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以國事行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合書之以譏非禮

亦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

郳宋附庸也而叛宋齊爲宋摟邾以伐之其陵小已甚

矣故貶而人之宋序齊上宋主兵也

劉紹攽曰書人者貶其舍荆之强暴鄭之小也自此以後至伐楚之前凡齊伐諸侯書人者義皆倣此

鄭人侵宋

背鄄之會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報侵宋也

按伐鄭稱人齊序宋下並與伐郳同

秋荆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劉紹攽曰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而傷齊伯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字

志鄭成也桓公主盟天下與之書曰同盟諸侯之公辭也齊之伯業於是乎成故特筆以獎之書會則公在可知也不書公者義在序齊侯於諸侯之上故沒公以尊齊侯也胡氏以爲惡公失信故諱之者非也

郳子克卒

郳儀父也稱子者杜氏曰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

詹不氏未賜族也幽之盟鄭已聽命矣而猶執其使以是爲非伯討也凡執皆書人惡其以力制人也不書行人者詹失行人之道矣或曰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孫復曰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夫冬會而春執則非執于會可知也公穀皆以詹爲佞人而稱人爲與齊此又無據之言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瀸

殲者何盡也此遂人盡齊人也其曰齊人殲于遂何殲齊者非遂也齊人自殲焉爾遂已亡矣猶言遂何存遂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賤之也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無者以有為異有者以多為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朔不言日官失之也穀梁以為夜食者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來而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也不言所及略之也

秋有蜮

記見也魯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書陳人之婦則其爲陳之大夫可知也書于鄄則陳之大夫之娶于鄄可知也書媵陳人之婦則其爲公子結之私媵可知也書盟不書地其于鄄可知也媵淺事不足書爲其有遂事書也齊宋謀伐我結矯君命以盟之其爲國事則是也然大夫無遂事春秋不能無譏焉爾公羊傳以陳人爲陳侯夫陳侯也何故人之人之而曰陳人之婦其爲稱也亦末言矣且公子結爲陳媵他國邪爲他國媵陳邪爲陳媵他國則當書如陳媵女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也若如孔疏謂陳娶衛女結爲衛媵至

鄧而盟則當書如衛媵女至鄧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于鄄也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夫媵非陳侯則不得爲君命可知也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則私媵不足錄也例當書盟不書媵如公孫茲之因聘而娶書聘不書娶可矣程氏以爲果鄄人之女嫁于陳人則當書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知爲鄄人而媵當書于鄄不當書于陳也且書于鄄則盟于鄄可見書于陳則盟又在何地邪程子曰鄄之人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反覆推之而

知其說之不可易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踰竟往異國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我爲受鄭詹也結之盟齊宋以公子之微未足以結成也故來伐而取服焉魯人貶之

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王出居櫟不書春秋詳魯事而略王事書其亂之甚者則其不甚者略之也且以惠王之避子頹爲尊尊諱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伐戎爲危也其稱人何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王室如燬齊桓擁兵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是以貶而人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不地穀梁子曰婦人弗目也以爲不殊言之而

其不正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作省

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何以書譏無事而赦以爲失刑

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臣子之辭也文姜何以稱小君以臣子之義葬之則小君而已我小君者恒稱此稱文姜則有我以爲君之恥焉文姜者謚也婦人不尸善不別立謚謚文姜非禮也或曰魯之人不欲使爲桓姜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寇作禦公穀

此陳世子也其稱公子者未誓於天子也殺非大夫公子不書殺公子母弟當其罪亦不書殺公子御寇何以書殺之非其罪也殺世子母弟非其罪目君此其稱人

何君之嫡嗣而國人得以殺之則其不得於君可知矣
以是爲陳侯病也
按御寇見殺左傳未詳其由然以公子完之賢而爲之
黨御寇殺完奔齊則御寇之殺不以其罪可知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此書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
脫事爾
何休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可首
時李光地謂周四月夏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不正故

夫人義俱迸而不可從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爲請婚也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齊侯使大夫要公公屈人君之尊而與大夫盟交責之

冬公如齊納幣

親納幣非禮也且以要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爲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非王命不得言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踰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子曰以是爲尸女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此荆之臣來也其稱人何略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昏故而簡禮以結齊也

蕭叔朝公

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公在外也書之以惡公之不受於廟也

秋丹桓宮楹

丹楹非禮也爲將迎齊女欲以燿而媚之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謀逆姜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取妻必齊之姜也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禮也公他往不書至特三書公至自齊者貪妃匹之合而履讎人之地以公之至齊爲無人心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不與公偕至非禮也其言入何難也何難乎爾公羊氏以爲孟任已在宮矣夫人與公有所約而後入也

不言至其義以宗廟爲弗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言及衆言之爾書用用者不宜用也私見曰覿大夫見於廟婦見於內並覿非禮也男子之贄羔鴈雉婦人之贄棗栗腶脩同用幣非禮也

按哀姜襄公女公娶讎人之女而多行踰禮之事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詳其本末以示貶書納幣書逆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大夫宗婦覿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若斯之悉者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世子也此踰年矣其不稱爵何嗣君失國恒稱名

赤歸于曹

赤曹庶子也不繫之曹不宜爲君也

按曹鄭之事一也鄭先書突歸後言忽出著突之簒也

曹先書羈出後言赤歸明羈逐于戎赤爲國人所逆也

郭公

闕文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女叔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于社非禮也日食于正陽之月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僭天子之事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言逆者略之也胡氏以爲逆非大夫則不書者非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內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

報濟西之恥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惡專殺也不名略之也

劉絢敘曰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春秋惡專殺書曰曹殺其大夫而曹專殺之罪著矣其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略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宋主兵也稱人亦貶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何以會于洮爲杞伯請朝也杞侯嘗來朝矣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杞伯旣昏將來朝而伯姬先之也然非正矣春秋特書之參譏之也

按杞伯姬先儒以爲莊公女夫父母在而歸寧禮也常事合禮則不書伯姬來本以非禮得書不于魯于洮則非女子之歸寧明矣書公往會亦是等夷敵體之文以是知伯姬之爲桓公女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會者五國爾何以書同盟同志而盟不任衆

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公子友之舊也如陳葬原仲請諸公而行也何以書不正其越國而葬私交也原仲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胡氏以爲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

冬杞伯姬來

來者不宜來也凡女子父母沒義不得歸寧書來有故也

莒慶來逆叔姬

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為其君逆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略之也先儒以為公自主之者非也

杞伯來朝

杞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謀伐衛也齊伐衛而魯不與焉同其謀不同其伐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此齊人伐衞也其曰衞人及齊人戰何以衞人爲志乎此戰也齊衞書人貶何貶乎爾衞則有罪而齊亦不得爲伯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荆伐鄭

書荆伐鄭以著荆之暴亦以見齊伯之不振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書救鄭也書人者譏其不能卽正荆楚之罪也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冬而築時築也以大無麥禾而築郿則築之非時也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總計其不足而書之以爲一歲之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饑告糴禮也不言如齊告糴而言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詞急不稱使內大夫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爲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不務本

而重書者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書不時也且譏凶年而脩也

夏鄭人侵許

齊命也盟幽而許不與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是以侵之
也

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杞已滅矣猶書叔姬之卒錄其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也魯歲比饑而併城二邑雖時必書以

其用民力爲已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附庸之國也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者罪齊而

降之衛書人比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而繫之紀賢其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貶而人之何荆楚憑陵諸夏尚未明正其罪山戎遠在邊徼桓公親往以征之雖志在攘夷哉君子以爲征伐輕重之序爲已傎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略之也薛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此其來獻捷何耀我也書爵書來獻抑之也伐戎稱人矣此其稱爵何不稱爵則無以著齊侯之爲親來也且無以著伐戎之爲齊侯也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厲民甚矣公汲汲顧景及時般樂惟恐不及非死期將至邪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此年與作城小穀又非時書之以閔農也

小穀魯地非齊地齊自有穀無小穀左氏以爲爲管仲城之此牽附楚申無宇之言而誤者無宇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未聞言小穀也即如無宇言書例亦當云會齊城小穀不應沒齊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以楚伐鄭欲會諸侯宋公請先焉故爲此遇然伐楚之謀定於此矣凡會先主會盟先主盟遇禮簡莫適爲主仍以爵序爾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般也何以不書殺爲季子諱也牙將爲亂而未成季

子誅之而不名其罪且爲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

矣春秋隱其事卒其文使牙若自死於位[illegible]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

書子在喪故稱子書名先君未葬也稱卒未成君也不[illegible]

書弒諱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請立閔公以悅於齊也

胡氏以爲慶父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著慶父之專恣國人不能制也今以事考之慶父實非出奔閔二年出奔莒正書出奔莒何義邪

春秋傳卷之三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